

毒石

日本栃木縣那須鎮的山上，有一種毒石，不論是昆蟲還是飛鳥，一旦接觸到這種石頭便很快就會死亡。這種能殺死生物的毒石，當地人把它叫做「殺生石」。這種毒石多在火山口附近，由於被火山噴出的亞硫酸和硫化氫氣體浸熏，從而有了毒性。有些寺廟把它搬去，當作神物安放。

哭石

在西班牙的比利牛斯山頂上有一塊會「哭泣」的岩石。這塊岩石的哭泣聲像女人低聲飲泣一樣，聽來十分傷感，因此吸引了許多遊客。奇怪的是，這塊岩石只有在晴天的傍晚才哭泣，而且

# 奇石種種

時間只有一、二分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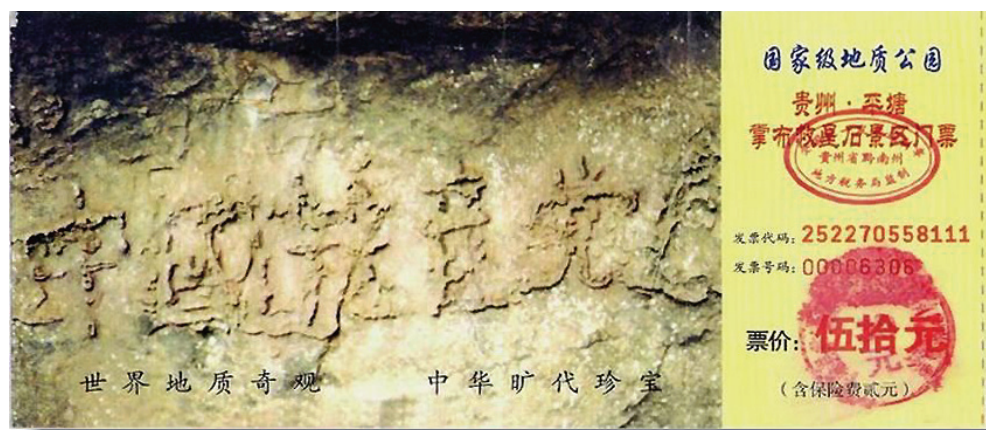
紋石

在中美洲中部的卡隆芭拉地方，有一些卵形的石塊，土著人一直把它視為寶物。這些石塊在下午時是平滑的，奇怪的是，經過一夜時間，所有石塊上便會出現一些神秘的紋圈。經太陽曬過以後，這些刻紋便自動在下午全部消失。好幾公里範圍內的石塊皆是如此。曾經有地質學家用儀器拍攝這些石塊夜間變化的過程，發覺在午夜12點以後，好像

有無數隱形的手在這些石塊上面刻出圖案。可惜他們怎麼也研究不出一個所以然來。

「亡共石」

在貴州平塘縣掌布風景區發現了一塊二億七千萬年前的藏字石，這塊石頭從高崖上墜地後，一分為二。二零零二年六月被當地村民發現石頭斷裂面上的藏字，可以清晰的辨認出藏有六個大字「中國共產黨亡」，國內多家媒體包括新華社、中央台等，都有過報導和專題。當然，它們



以「中國共產黨亡」為背景的平塘地質公園「藏字石」景區門票

都不敢報最後一個「亡」字。平塘縣邀請多批地質學家、古生物專家對「亡共石」鑑定。專家結論是，這些字都是由天然形成的，這種偶然形成從概率來講是「不可能事件」。文字圖案上還有2億年前的海綿、海百合莖、腕足類動物等古生物化石碎屑，它們的形態和現代生物截然不同，在21世紀的今天也是找不到的，

所以人工無法偽造。倘若「中國共產黨亡」確是天意，這麼大的事要發生，上天能不警告芸芸眾生麼？人們當前的熱門話題，議論最多的是貪官、人心敗壞和退黨大潮（截止二零零八年十月十四日，上網聲明退出黨團隊的已經有四千四百萬人）。石頭異象警示世人：逃脫陪葬的厄運，趕快退黨保命



帶幼兒去過醫院的人都知道，孩子在打針前往往哭鬧得比注射後還兇。現在研究者通過大腦掃描找到了這種現象的生物學解釋：對有些人來講，對疼痛的恐懼帶來的痛苦超過疼痛本身。

寧用痛苦交換恐懼

## 真正使人痛的是對疼痛的恐懼

在2006年5月5日發表於《科學》雜誌的一項研究中，參加電擊試驗的志願者中有三分之一的人寧願直接挨更強的電擊，只要能快點兒結束，也不願意受等著挨電的恐懼感的折磨。

研究發現，一個人大腦對即將到來的疼痛的注意程度，決定在等待階段所遭受的痛苦。這說明轉移注意力可以減輕恐懼對這些「極端怕痛者」所導致的痛楚。

據美聯社報導，由艾莫瑞大學(Emory University)的精神病學和行為科學教授伯恩斯(Gregory Berns)領導的這項研究，屬於一個方興未艾新領域「神經經濟學」(neuroeconomics)，通過研究腦部圖像來瞭解人做選擇時的機理。

在此之前的大部份這類研究集中於有關獎勵機制，即人尋求正面結果的行為。而本次研究關注的是負面結果帶來的行為。

「畏懼通常導致錯誤決定」

一般的經濟學理論告訴人們：應該儘量延遲不好結果的發生，因為延遲中也許事情會發生轉機。但是，伯恩斯指出，在現實生活中人們更傾向於「趕緊結束」。例如，他自己就總是在拿到信用卡帳單後立即付帳，而不是到期再付。「雖然這違反經濟學原則」。

伯恩斯因此設計了一個跟蹤腦中恐懼的實驗。他讓32個志願者接上核磁共振成像儀，並施以96次足部系列電擊，電擊強度從

幾乎不能感覺到針扎一般不等。

參加者被告知每次電擊的強度將有多大，和電擊前1-27秒不等的等待時間。過後，參加者可以選擇：「願意中度電擊延遲5秒抑或27秒；是願意延遲20秒的輕度電擊抑或延遲3秒的強電擊。」

當電擊強度不變時，幾乎所有人都選擇短延時；但是也有「極端怕痛者」選擇無需等待加最強電擊。

痛楚的根源是恐懼

核磁共振成像儀顯示，腦中一個控制痛感強度的神經網在電擊前就開始活躍，而這片「痛覺網」的一些部份與注意力相關聯，並非掌管恐懼或焦慮的腦區。被試者越怕痛，腦痛覺中樞對痛覺的等待就越注意。換句話

說，「將感到疼痛」這個信息是痛楚的根源。

科學家認為，這項發現支持了一個觀點那就是，當人決定是延遲還是加速一個結果的發生時，等待的感受好壞起了關鍵作用。

這項由國家藥物濫用研究所資助的研究，還未發現恐懼與濫用藥物之間有什麼直接關係，但是現在科學家知道了健康人大腦是如何對預期的不愉快事件做出反應的，進一步的研究可以比較濫用藥物的人在同樣情況下是如何反應的。

現代醫學越來越意識到人的精神活動和人的物質身體密不可分。這也挑戰著傳統上把物質和精神完全割裂開的「二元論」哲學基礎。

## 過半美國人相信神能讓瀕死者起死回生

據華盛頓郵報8月19日報導，Lenworth Jacobs醫生主導的一項調查研究顯示，百分之五十七的美國人和五分之一的醫護工作者相信醫學奇蹟的存在，即神能讓瀕死的病人活過來。並且，醫生需要對等待奇蹟發生的病患家人有心理準備。這項調查結果發表在由美國醫學學會出版的8月份的《外科文獻》(Archives of Surgery)月刊上。

這項在2005年6、7月間進行的調查，以隨機電話訪問方式進行，同時也以郵寄方式調查了774位醫生、護士和其他醫療工作者，總人數是1000人。問卷內容主要針對受嚴重外傷而致死的情況，例如事故或暴力，這種情況下的死亡往往令家人措手不及，因為它來的突然，不像一般的慢

性病，如癌症導致的死亡，而且發生的年齡也較為年輕。問卷的目地是為了決定公眾和醫護人員對由於嚴重創傷需要臨終監護的價值觀和取捨，以便提供操作指南。

研究發現，當醫生束手無策時，有百分之五十七的答卷者認為神能夠救活自己的親人，差不多四分之三的答卷者則認為病人有權要求治療。當問到如果自己的親人處於重病和嚴重創傷時，百分之二十的醫生和其他醫療工作者說神能逆轉這種無望的結果。

這項調查的第一作者、康州大學外科教授、Hartford 醫院創傷科主任藍沃茲·雅各(Lenworth Jacobs)醫生表示，現在的醫療手段可讓本應在現場死亡的傷者存

活更長時間，這說明創傷方面的專家往往需處理更多與死亡有關的案例，也常遇到一些瀕死病人的家屬認為他們的親人能被上帝救活，從而要求繼續給予醫療。

在天主教醫院工作的天主教徒醫師，Sise表示，他曾遇見一個案例，一位青少年在黑幫械鬥中重傷不治而死，儘管少年的大腦已嚴重受損，再也不會甦醒，但他的母親堅決不願意拔除救護器械。這位母親在病房裡播放著宗教音樂，很明顯，她是在專注的期待著奇蹟的發生。

杜克大學醫院的護理和創傷方案負責人Claudia McCormick表示，她幾乎也沒有見到奇蹟的發生，但是，她的曾被船隻撞傷頭部而昏迷的侄女，在急救後奇蹟般的康復了。當時，她的侄女被

從水中撈起時，已沒有脈搏，醫院的醫生說：「她看起來不行了。」Claudia回憶，治療她的一位醫生說：「上帝對這個孩子自有安排，我從來不認為她應該待在這裡。」

象許多其它醫院一樣，杜克大學有專門幫助親屬來對待外傷所致瀕死的團隊，並應募社會工作者、悲傷心理諮詢師和教堂的牧師來和醫生和護士合作。

Claudia表示：「當遇到病人親屬要求不能拔除急救設備時，你知道，我們不會馬上拔除，我們能體會親屬的心情，所以再等一天也無妨。」

其實，在中外都有信神而死而復生的例子，尤其在中國大陸有大量念「法輪大法好」而讓昏迷瀕死的患者起死回生的例子，所謂「信則靈」。

參考文獻：1、Many Think God's Intervention Can Revive the Dying <http://www.washingtonpost.com/wp-dyn/content/article/2008/08/18/AR2008081801527.html>

2、Views of the Public and Trauma Professionals on Death and Dying From Injuries Lenworth M. Jacobs, MD, MPH; Karyl Burns, RN, PhD; Barbara Bennett Jacobs, RN, MPH, PhD, CHPN Arch Surg. 2008;143(8):730-735Duis

## 天人合一的實證

◎文 / 宋晨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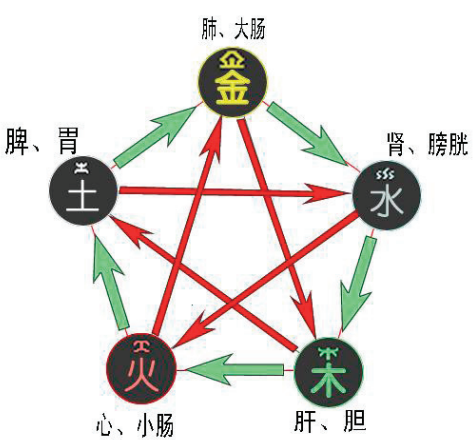
一天，接到一個電話，讓我去一個地方。當我趕到那裏時，只見一個小孩昏睡在一輛車內。這個小孩是住校生，上小學二年級。前天午夜開始發燒，校醫給注射了退燒針。通常打過針後都會退燒，但直到早上起床時，小孩還在發燒。校醫又給注射了第二次退燒針，高燒仍然不退，校醫又給注射了第三次退燒針，高燒還是不退，小孩處於昏睡。校醫開始擔心，只好通知家長接孩

子趕快送醫院檢查。

摸著小孩的頭和手，感到燙手，而且熱勢滾滾不衰。家長希望先去醫院，我二話沒說跟著上了車。車子往醫院行駛的路上，我按陰陽五行的規律為小孩調理著，大約十幾分鐘後，小孩的高燒退了，小孩從昏睡中醒來，車子還沒到醫院，小孩體溫便恢復正常了。

孩子的家長驚異的看著我，而我也為中醫有如此的神效而心動。其實我只不過是按照陰陽五

行的理去做，遵循天人合一的道而已。



## 中國歷代方士傳略：許曼

許曼，東漢時期東漢時期汝南平輿人。

許曼的祖父許峻，字季山，擅長占卜一類的道術，大多得到顯著的應驗。同時代的人將他比做前代的京房。許峻說自己小時候曾經患重病，三年沒有痊癒，就去泰山拜謁，乞求性命，路上遇到道士張巨君，傳授給他方術。許峻所著的《易林》，到現在還流傳於世。

許曼自小繼承許峻的學問。桓帝時，隴西太守馮緄剛被任命為郡守，他打開

放印綬的竹匣子，有兩條紅色的蛇分頭向南北遊去。馮緄要許曼卜筮。卦成以後，許曼說：「三年以後，您將擔任邊關將領，官名中有『東』字，將朝東北方向走三千里。又五年，您擔任大將軍，征討南方。」

延熹元年，馮緄出任遼東太守，征討鮮卑。到延熹五年，又被拜授車騎將軍，攻打武陵的蠻夷賊寇，都和許曼占卜的結果一樣。許曼其它事情多像這一類。（出《後漢書》）